

Minnie Vautrin

Melancholy, 1937

魏特琳：忧郁的一九三七

赵锐 著



GINLING COLLEGE

Minnie Vautrin Melancholy 1937

JINLING WOMEN'S UNIVERSITY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Minnie Vautrin

Melancholy, 1937

魏特琳：忧郁的一九三七

赵锐 著

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作品

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魏特琳:忧郁的一九三七 /赵锐著.
—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.9
ISBN 978-7-5651-1016-0

I. ①魏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06791 号

书 名 魏特琳:忧郁的一九三七
著 者 赵 锐
责任编辑 戴联荣 丁亚芳
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(邮编:210097)
电 话 (025)83598919(传真) 83598412(营销部)
83598297(邮购部)
网 址 <http://www.njnup.com>
电子信箱 nszbb@163.com
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
印 刷 南京精艺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0.125
插 页 2
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651-1016-0
定 价 22.00 元

出 版 人 彭志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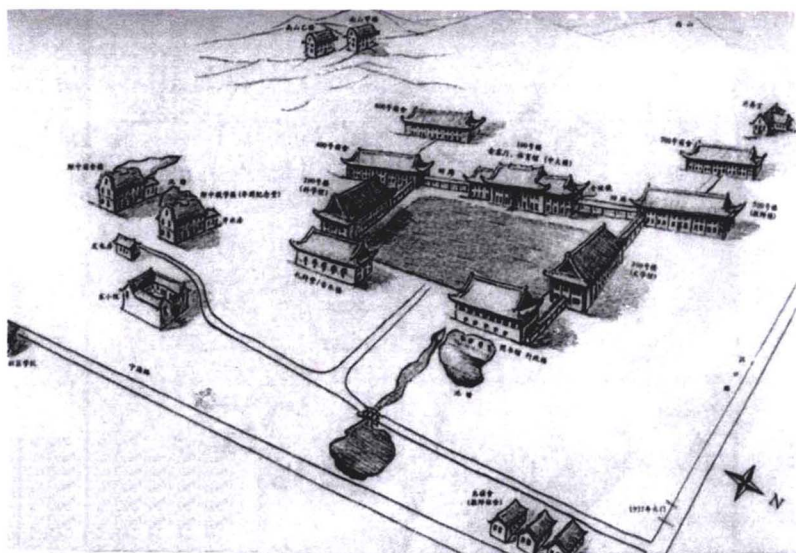
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
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



○ 魏特琳在美国故乡的墓地



○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内的魏特琳雕塑铜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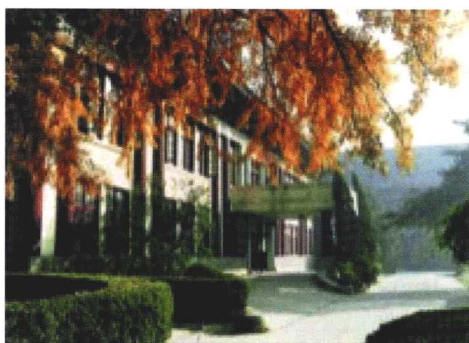
◎ 金陵女子大学 1937 年平面图



◎ 2012 年南京师范大学学生手绘随园校区图



◎ 1947年,金女大学生



◎ 金女大 300 号楼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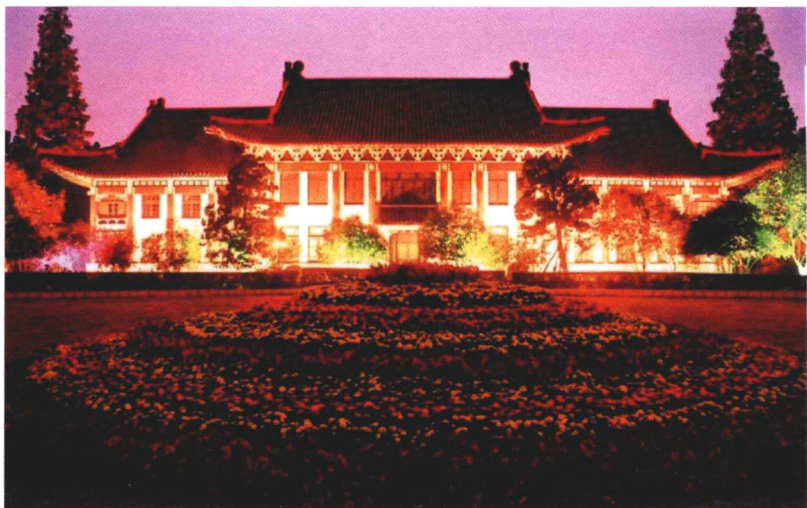
◎ 1932年,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建筑



◎ 金女大 100 号楼



◎ 通向 100 号楼的长廊



◎ 100 号夜景

獻給

明妮·魏特琳暨張純如女士

獻給

金陵女子大學吳貽芳校長

獻給

母校南京師範大學暨第二故鄉南京

目 录

1. 金陵永生/ 1
2. 上帝的旨意/ 21
3. 感恩祈祷/ 44
4. 战争的味道/ 59
5. 他们进城了/ 75
6. 呼唤祈祷/ 88
7. 怒放的菊花/ 106
8. 该叫他弟兄? / 124
9. 质疑祈祷/ 137
10. 劫后余生/ 157
11. 东方式虚伪/ 176
12. 救赎祈祷/ 194
13. 活着的滋味/ 211
14. 罪与罚/ 230
15. 忏悔祈祷/ 248
16. 失败者/ 268
17. 同归于尽/ 288
18. 上帝哭了/ 304

CONTENTS

1. Jinling eternal life / 1
2. God's will / 21
3. Thanksgiving / 44
4. The smell of the war / 59
5. They break into / 75
6. Call prayer / 88
7. The blooming chrysanthemums / 106
8. Call him brother? / 124
9. Question the prayer / 137
10. A survivor of the disaster / 157
11. The Orientalism Hypocrisy / 176
12. Redemption and Prayer / 194
13. Taste of living / 211
14. Crime and Punishment / 230
15. Repenting and praying / 248
16. Loser / 268
17. Perish together / 288
18. God cried / 304

真没想到你会出现，亲爱的，真没想到你会把我从厚重的历史尘埃中挖掘出来。我已经死去半个多世纪了，早已习惯被你们遗忘。这个世界为你们遗忘的事物太多了，连上帝亦不曾幸免，更何况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老太婆呢。所以，悄无声息地栖身家乡伊利诺伊州是我的宿命，太正常不过了。倒是你的出现让我意外。我得承认，你让一个死魂灵惊醒了。



魏特琳在故乡的墓地

很多年前，我曾在梦里对侄女露茜说，也许以后会有一个中国人来找我。露茜不相信我的话，她总是老气横秋地说：“别傻

了，明妮姑妈！等我死后，咱家都未必还有人记得你，更别说远在天边的中国人啦！那段故事大概只有上帝知道，可他老人家现在多忙啊：一会儿中东人肉炸弹有低龄化趋势，一会儿朝鲜半岛出现新的核危机，一会儿环境持续恶化、全球气温上升，一会儿贫富悬殊世界又新添许多不义……唉，他哪有工夫特别安慰你这个半个世纪前的亡灵呢？你就安安心心在自家墓园里躺着吧。等我死后，我也在旁边躺下来，陪着你。这样，你就不愁没人听你唠叨那些陈年往事了。”

露茜真是个好孩子。她爱我，从小就爱我，一直以我为荣。你刚才初见她时吓了一跳，以为是我明妮·魏特琳还阳转生了是吗？是啊，露茜长得太像我了。尤其是她年过半百之后，身材开始走样了，眼睛开始昏花了，表情开始松弛了，举手投足更是像极了生命最后的那几年。中国话怎么说来着，是“外甥像舅”还是“侄女像姑”来着？还真是那么回事呢。

记得当年我离开家乡前往中国时，杰克弟弟腼腆得连跟女孩子约会都不会，几年后回乡探亲，却见杰克弟弟笑咪咪地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迎接我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露茜。我活着的时候没和露茜讲过多少话，直到杰克弟弟把我的骨灰葬进西科尔镇的家族墓园，才渐渐有机会亲近露茜，并眼看着她从含苞欲放的纯情少女，一天天、一年年地变成一个沧桑妇人，那轨迹一如我当年的翻版。当然，看着她满头白雪、一身赘肉，说起话来爽朗如钟，走起路来如风疾行的模样，我也仿佛看到了古稀之年的自己。虽然我在1941年就死了，但露茜还代替我活着，健康而快乐地活着。



魏特琳女士的侄女

真是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一踏上西科尔镇我就有了感觉，我似乎猛然间被一股莫名的力量从梦中惊醒。

西科尔僻处于伊利诺伊州一隅，向来人迹罕至。这些年我看得最多的是天上的白云，听得最多的是林间的鸟鸣。隔三差五，会有零星的车辆远远驶来，它们往往不是邮局的邮车，就是超市的货车什么的。这么多年了，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条公路给我带来过什么惊喜。

夏日的午后向来燥热而慵懒。这天中午，在单调的蝉鸣声中，我正百无聊赖地闭上眼睛准备打个盹儿，忽然，眼皮剧烈地抖动了一下。揉揉眼睛换个姿势，还是睡不着，心里仿佛揣了只兔子，有点扑腾扑腾的。正诧异着，隐隐地，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正在迫近，而且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……

我心慌意乱地飞上全镇最高的那棵老橡树。迎着午后的骄阳定睛一看，远远地，我看到一辆白色的汽车正风尘仆仆地驶来。它开得一点都不快，有点犹豫又有点试探的样子，仿佛还没

确定自己的前进方向。它是想造访我们西科尔镇吗？起初我十分怀疑，直到它终于拐上通往西科尔镇的唯一道路，我才明白刚才一切的不安都与它有关。

但是为什么会不安呢？

忽然间，汽车加大了油门、提高了速度，似乎是义无反顾地扑进了西科尔镇的怀抱。透过汽车的挡风玻璃，我瞥见你那一头黑发，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！随即，我看见你墨镜下有一副亚洲人的面孔。你下了车，向路边小布克的酒馆走去。我看见你骨骼细巧，身量单薄，举止优雅而决断。你是日本人？韩国人？还是马来人？西贡人？蒙古人？……哦，不不，你跟我熟悉的中国人那么相像，你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女人！

我的心立刻狂跳起来！

我听见你用流利的英语向小汤尼打听明妮·魏特琳。聪明活泼的小汤尼虽然是个“万事通”，但毕竟年轻了一点。他挠挠头，表示对这个古老的名字只是有些耳熟，却并不能说出个究竟，而且他的祖父母和父母均已仙逝，他非常抱歉没办法请出四老来帮这个小忙。“不过，我可以代您问问迈克尔医生，我们全镇几代孩子差不多都是她老人家接生的，她对每家的故事都了如指掌，算得上西科尔的‘活辞典’。”小汤尼俏皮地笑着说，“怎么，这位魏特琳女士是您亲人？如果是的话，那可真是桩新闻啦，能上 CNN 的。”

迈克尔是我儿时邻居家的孩子。虽然她早已经老糊涂了，但承蒙她还在脑子里给我留了一点记忆，小汤尼一个电话打过

去,居然能让从昏睡中醒来并说出露茜的名字。我看见小汤眉眉飞色舞地放下电话,得意地对你说:“啊哈,恭喜您,您可以马上去找布朗太太!米歇尔医生说布朗太太是明妮·魏特琳的亲侄女!您出门一直向前走,发现医院的标志建筑时向左拐弯。然后,你尽管奔向那片白杨林好了,到最后总能找到布朗太太的家!”

这时候,我看见你喜形于色。

我一下子意识到你可能是谁人了。

茂密的白杨林浓荫怡人,露茜迟钝地睁开眼睛,打量着你这个外乡人。你说你是张忆宁,来自纽约,是一名记者。你说这些年在研究南京大屠杀,准备用英语写一本书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。在耶鲁大学“远东档案”中发现了明妮·魏特琳,这个暑假就不揣冒昧一路看着地图找到了西科尔。

“哦,亲爱的,感谢您不辞劳苦来到伊利诺伊乡下!”露茜微笑着欠起身,伸开双臂热情地拥住你左右亲了亲,“我和明妮姑妈打过赌,我说不会有中国人来看她的。现在,我输了。我很高兴我输了。是上帝指引您来的,亲爱的,也是明妮姑妈召唤您来的!您是一位特殊的使者!快请坐下来喝点茶吧!”

在露茜开满鲜花的庭院里坐定,你们的耳边时不时回响起蜜蜂的嗡鸣。露茜凝视着你美丽的脸庞,半晌无语,她不可思议地摇摇头道:“亲爱的,您这么年轻,却有勇气面对南京大屠杀吗?您,真的准备这样做?”

你莞尔一笑,嘴角现出浅浅的酒窝:“您对我有怀疑是吗?”

啊，我自己也很怀疑呢——我不怀疑自己是否要做这件事，而是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它。”

你向露茜解释，别看你长了一副标准的亚洲脸，你却是一个从思维到行为方式都很地道的美国青年：从小爱吃肯德基、麦当劳，爱喝可口可乐，爱听麦当娜、迈克尔·杰克逊，爱看好莱坞大片。由于父



张纯如女士

母很少讲中国故事，你和不少青年一样，居然从来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，直到两年前应邀参观一个图片展。

“怎么办呢？”露茜问。

“呃，是这样，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，我们都能说出点内容来，什么奥斯维辛啊，焚尸炉啊，毒气室啊……可是，可是，日本屠杀了那么多赤手空拳的中国百姓，我们却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尤其可怕的是，现在公开的英语文献里几乎找不到足够分量的记载，这太令人震惊了！”

“确实。如果没有明妮姑妈，如果不是她生活在南京，如果她没有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，我恐怕也会跟你一样无知呢。事实上，明妮姑妈也是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，她是被战争杀死的啊！”

“您这么认为吗，布朗太太？揭开魏特琳教授的死亡真相，是我本次西科尔之行的重要目的。我始终难以理解，为什么魏特琳教授会自杀？难道仅仅是抑郁症那么简单吗？哦，布朗太太，您熟悉您姑妈的故事吗？”

“当然！虽然我与明妮姑妈相处时间不长，但她的事我从小就知道！呵呵，她当年可是英雄，是西科尔镇的骄傲！亲爱的，我看您还是跟我进屋看看吧。”露茜说着起身进屋，你满脸好奇地跟在她后面。

这是一幢典型的美国式房屋。踏上阶梯，穿过回廊，步入客厅，露茜引领着你在—面照片墙前驻足。“哇！”你惊讶地叫出声。是啊，你大概见过不少美国家庭有这样的照片墙，但你一定没见过如此壮观、如此丰富的照片墙。从 19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，展现在你眼前的这面照片墙几乎浓缩了一段美国甚至世界的近代史。除了露茜，恐怕也没有第二个人能在这面照片墙前找到头绪，大家能做的也无非是像你一样大叫出声。

露茜显然相当得意，因为你的反应果然没出她所料。事实上露茜不仅很得意，而且忽然间十分地兴奋，她似乎早就在盼望这样的“哇”声。唉，可怜这老屋常年寂寞，已经难得有耳朵愿意倾听露茜对这张那张照片的讲解了：这是祖父母，他们还是 19 世纪的乡下打扮；这是父母，旁边的男孩是弟弟，穿短裙的是露茜；还有露茜一家，还有我这个明妮姑妈。“这些照片都是她从中国南京寄回来的，当年爷爷奶奶可自豪了，明妮姑妈的照片—寄回来，他们就把照片重新翻拍放大，悬挂在客厅醒目的位置。”

露茜告诉你，我当年是志愿前往中国传教的。一个正当妙